

课堂教学变革的力量:能动者的联动*

王 鉴 王力争

[摘 要]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U—S)是新世纪以来推动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力量。U方是理论能动者,也是学校变革的外部能动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势能并能将其转化为学校变革的动能。S方是实践能动者,也是学校变革的内部能动者。二者的联动能生成双方的内生力,促使课堂教学变革的同时,促进理论创新发展。佐藤学教授的“学校共同体”理论、叶澜教授的“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李子建教授的“从4P到4R”理论,均在内外联动促进学校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普通高中“铁板式”的课堂教学,同样可以通过内外能动者的联动来生成其内生力,从变革教师开始,到变革课堂教学,进而完成学校的整体性综合改革。

[关键词] 学校变革;课堂教学;能动者;行动者

[作者简介] 王鉴,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王力争,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兰州 730070)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U—S)是新世纪以来推动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力量。大学中因有专业的教学研究力量而在理论与观念层面可以引领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变革,中小学因有教学的现场情境而成为大学研究者的主要田野。大学的研究团队,其实是学校变革的外部能动者,学校的领导者与骨干教师,就是学校内部的能动者。能动者自身具备着一定的势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动能。外部能动者与内部能动者的联合行动,会使动能达到最大化。所以,在大学与中小学相互协作推动课堂教学变革的过程中,如何使能动者的势能转化为动能,如何通过能动者的联动而达到最大的动能,显得尤为重要。

一、学校变革的能动者及其价值

学校是专门培养人的场所,其内部管理与课堂教学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特征的影响下,总会形成一定的模式。学校在运行过程中,稳定的模式是必要的,但模式化的管理与课堂教学的程序化,总意味着保守与缺乏创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的课堂教学模式容易成为变革的阻力。课堂中的问题虽然很明显,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教师总是会凭借经验来开展教学,相信经验甚于相信理论,甚至会出现有学者分析的实践工作者“拒绝理论”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学校内部常常会有能动者尝试变革,率先在自

*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普通高中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76)的阶段性成果。

己的课堂教学中发生“静悄悄的革命”。“小林教师决心从一年做一次法国大餐的教师,变成每日三餐过问柴米油盐并能做出美味佳肴的教师,他决心把那种期待学生会发生戏剧化的教学转变为不间断地可持续地培育学生的教学。”^[1]学校内部为响应课堂教学改革的行动,会形成专业合作的同事关系,“静悄悄的革命”便会从一间教室里萌生出来,形成以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课堂变革模式。学校内部的能动者,将自身的“势能”转化为“动能”的时候,学校变革便开始了。在这里,学校内部的能动者的“势能”是什么呢?“势能”如何转化为“动能”呢?学校内部的能动者就是学校的领导者与骨干教师,他们是学校变革的发动者,他们身上具备的“势能”就是他们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素养,尤其是对课堂教学低效问题的理性认识与反思,以及对这些问题解决的信心与能力。“势能”是需要储备的,储备是需要时间、需要经验积累与理论学习的。如果教师的理念与方法不能付诸实践变革过程,“势能”也就永远是一种“势能”,而一旦“静悄悄的革命”在课堂之中一经发生,“势能”就会转化为“动能”,能动者就会变成行动者。因此,从学校内部来讲,如何让能动者变成行动者,是校长及学校的领导们要重点关注的事情,是学校课堂教学变革的起始环节。正如法国思想家阿兰·图海纳指出的那样:“在教育领域,学校被赋予的任务是把学生由其出身、家庭背景,以及支配这一切的地方精英所造成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并非通过其自身性质、更非经其内在秩序而界定的某种有力的——如果不是振兴人心的——社会图像;这种社会是依其自身的支转而界定的。而其行动者也同样地体现为将自己从特殊性和过去的桎梏中摆脱出来,迎接普遍性和未来。”所以,他进一步指出:“行动者在其中若不是推动进步的施为者(agents),就是朝向变革发展中的障碍。”^[2]行动者能否成为

积极的变革者,将自身“势能”转化为“动能”并在学校变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成败在此一举。

如何使学校内部能动者之“势能”最大化转化为“动能”?如何使学校内部能动者成为推动进步的施为者?学校内部的力量需要借助学校外部的力量来形成最大的“动能”,即需要学校外部能动者与其联动而推动学校内部的变革。

学校外部之能动者便是U—S合作中之“U”方,因为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有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他们长期从事学校课堂教学研究而成为储备相当“势能”的能动者。学校外部的能动者只有将其理论和方法与中小学课堂教学的变革联系起来,他们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成为一种“势能”,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学校内部课堂教学中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外部能动者才能成为行动者。所谓行动者归来,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理论能动者介入实践,参与实践变革,与实践行动者合作,促使真正的能动者转化为真正的行动者;另一方面,实践层面的教师,带着问题去大学深造学习,学成归来。归去来兮,他们不是相遇在大学的课堂,就是相遇在中小学的课堂。还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可能还正在通往课堂的路上。事实上,如果没有学校外部能动者,学校内部的能动者也能推动学校课堂教学的变革,但是,“当局者迷”,学校内部的能动者不仅对自身课堂教学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需要“旁观者清”的外部能动者的助力,而且学校内部的能动者因为是实践工作者而在理论上需要理论工作者的顶层设计与变革理论支持。所以,学校内部的能动者与学校外部的能动者的联动,才能形成最大的动能以推动学校课堂教学的变革,尤其对于像普通高中这样难以变革的“铁板课堂”,更需要内外能动者的联动来推动它的有效变革。

学校内外能动者的联动,是一种“动能”

组合,其目的在于形成最大的“势能”并将其转化为学校变革的“动能”。在联动的机理中,内部行动者之间有一个核心的能动者,这便是学校的校长,是集学校能动者势能于一体的动力“齿轮”,他的行动会带动学校内部其他的能动者,同样,其他的能动者的行动会助推校长能动者的行动。这是一个内部动能相互转化的机制。外部行动者之间同样有一个核心能动者,他便是理论带头人,是集外部能动者势能于一体的动力“齿轮”,他的行动会带动学校外部其他能动者,同样,其他的能动者的行动,会助推“核心能动者”的行动,这同样是一个内部动能相互转化的机制。外部行动者与内部行动者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团队,两个团队中又有两个核心。两个团队可以独自运行,从事各自的理论研究或实践工作,但当两个体系组合形成一个体系之后,内外能动者就形成了联动机理:一方面各自承担相应的任务;另一方面双方又面临共同的问题解决,即学校课堂教学的变革与发展。联动一旦形成,课堂变革便正式启动,这是理论与实践的联动,这是内部与外部的联动,这是团队与团队的联动,联动行动的价值在于将内外能动者身上的“势能”最大化转变为学校课堂教学变革的“动能”,从这一点上来讲,学校内部能动者与外部能动者组成了学校变革的“命运共同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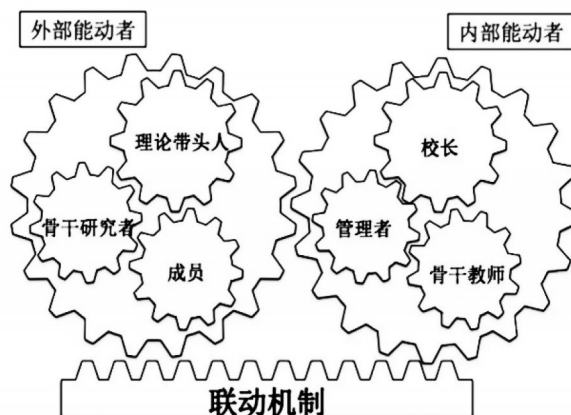


图1 外部能动者与内部能动者的联动机理

的学校变革与课堂教学改革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创建“学习共同体学校”联动模式

佐藤学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他创立的著名的“学习共同体学校”理论,成为日本学校发展变革和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依据。佐藤学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学校变革的能动者与行动者,据他自己回忆,自20世纪80年代在地方大学的教育学院谋职以来,几十年间他深入学校开展研究,观察过的课堂教学案例已达8500余项,到访过的学校累计达1500多所。他作为能动者,是以他的丰富而创新的理论作为势能的储备的,他的著作如《静悄悄的革命——创造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综合学习的课程》、《课程与教师》、《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学校见闻录——学习共同体的实践》、《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等,都影响了当代日本及整个世界的教育学,他本人也成为学校变革研究的权威专家。他的行动不仅是他个人的作为,还是一个团队的贡献,他和他的团队深入中小学课堂,与教师们一起尝试建构学习共同体课堂,他还在大学里或中小学里组织学术研讨会,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视角研究课堂的变革,他同样奔赴世界各地做学术报告,宣扬“学习共同体学校”理论,以此来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

二、能动者联动:

助推学校变革的主要模式

新世纪以来,学校内部能动者与外部能动者联动而推动学校变革的成功案例确实不少,如佐藤学教授的“创建学习共同体学校”的变革模式、叶澜教授的“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的学校变革模式、香港中文大学李子建教授的“U—S合作”学校变革模式等。这些模式中均涉及学校内外能动者的联动功能,总结这些联动模式,对于理解新的时代背景下

佐藤学教授长期在滨之乡小学和岳阳中学开展“学习型共同体学校”与“学习共同体课堂”的实践探索。作为学校外部的能动者,他在这两所学校中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即这两所学校都解决不了几十名学生因厌学不到校的问题,也难以扫除校园暴力和违法行为,学生的学习能力测试也处于全市最低水平。面对这些问题,佐藤学教授提出自己的“学习共同体课堂”理论,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课堂逐渐转变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首先是学校内部核心能动者校长要接受他的理论并愿意在自己所在的学校尝试构建,然后是内外能动者的联动来促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变革。佐藤学教授为此长期深入学校,以自己的理论来变革学校领导,以领导者的变革来促进教师的变革,最终要解决学校中普遍存在的厌学的问题。他写道:小林老师的课堂中有了学生的欢笑声,教师的门打开了,课堂的变化从一间教室传到另一间教室。加纳校长也自己扛起摄像机给教师们录课了。这些形象的描述隐喻了学校内外能动者联动的过程,外部的力量推动了内部的变革,内部的变革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为了构建“学习共同体学校”,所有的教师必须打开教学的大门,通过教学和范例研究,构建共同学习的同事关系。家长和市民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以及连带关系强有力地支持了作为“学习共同体学校”的建设。在日本,佐藤学教授在中小学开展的行动研究可以说家喻户晓。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两万多名教师到滨之乡小学访问学习,岳阳中学也接待了数千名教师的参观学习。全国已经有将近二千所小学以‘滨乡模式’挑战学校改革,以‘岳阳模式’推进中学改革的学校也已经有三百多所,真正形成了学校变革的燎原之势。”^[3]

(二)“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联动模式

中国的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变革,来自官方的有新世纪以来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这次改革自上而下,不仅变革了学校的课程设计,提出了全新的课程标准与编写了利于学生学习的教材,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对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即以自主、全作、探究为主的课堂学习方式的变革。来自民间的学校变革与官方的理念与方法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操作目标与变革的内容上更为具体。叶澜先生倡导的“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及形成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成为理论能动者助力学校内部能动者,促进学校变革的典型案列。

早在1994年的《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一文中,叶澜先生表明了时代的精神在于关注未来与变革,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教育学研究者而言,都有是一场价值观、认识水平和对教育情怀的考验。在1997年,她发表了《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文,对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中漠视学生生命的教学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篇文章唤醒了不少的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启蒙了中国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先行者群体,这些先行者在全国各地陆续成为学校变革的能动者。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学的重建问题,这一学术重建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有关理论、历史和方法论的批判反思的第一阶段、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新基础教育实验探索的第二阶段、以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生为标志的第三阶段。^[4]理论的建设与不断发展成熟,使叶澜先生及其团队储备了强大的理论“势能”,这些势能将在基础教育的实验研究与学校变革发展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叶澜先生所主持的“新基础教育”课题研究,自1994年开始,经历了探索期、发展期、成型期三个阶段的研究过程,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叶澜先生和她的课题组成员、参与试验的学校校长和教师、相关实验区教育部门领导等携手合作、相互支撑,共同探索基础教育的改革问题,已经形成了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的一套理论。^[5]叶澜先生及其团队先后近三十年,历经五个阶段,不仅形

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还深度介入了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的实践。”^[6]正如叶澜先生自己总结的：“一项研究，一项改革研究，靠什么持续下去？研究的持续，需要外部支持，但是只有外力是不行！任何事物真要长大，真要有力量，必须要有内生力！”“实现学校的整体转型，这是我们的‘成事’追求，但只关注学校转型，不思考在转型过程中如何促进人的变革，那么事做不好，人变不了，最终也不能实现综合整体的学校变革。”“人如何‘成’？如何在做事中‘成’？如何让人自觉发展，我们把‘发展自觉’概括为四句话：以学促自明，以思促自得，以省促自立，以行促自成。”^[7]新基础教育唤醒的不是一两个教师，也不是一两所学校，而是激发区域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动力，并探索出区域学校群生态式成长的新路径。如果从理论自身的发展而言，将最大的猛子扎入实践，是为了获得外在的支持与持续的发展，理论自身必须有内生力。如果换一个角度，对于学校变革而言，理论能动者作为外部能动者的介入，旨在唤醒学校内部能动者的内生力，即内部能动者的“势能”转化成“动能”，而唤醒的过程就是内外能动者的联动过程。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理论获得了其需要的内生力资源，实践获得了其变革需要的内生力能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动者的联动。

（三）香港U—S合作的联动模式

香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U—S合作模式，则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创新方面完成了学校内外能动者的联动。自2000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的中小学开展了伙伴协作的学校变革研究计划，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协作中心，专门负责此项教育改革计划，著名学者卢乃桂教授、黄显华教授、李子建教授、赵志诚教授等先后投入其中，总结并形成了香港特色的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协作模式。李子建教授就以从“4P”到“4R”的转型为例，论证了香港U—S合作的

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最初，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一直倡导以行动研究联结一线教师和大学研究人员，提出了简明易懂、富有操作性的4P模式：澄清问题（Problem clarification）：协作讨论，辨明学校问题的症结所在；拟订规划（Planning）：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计划行动（Program action）：在协作中实施行动方案；进展评估（Progress evaluation）：检视行动成果，为下一轮行动研究提供基础。协作式行动研究不仅使大学人员和一线教师能够就共同关心并且真实存在的问题展开协作，而且其自身鲜明的实践关怀和平民色彩也有助于破除一线教师对学术研究的误解。这种协作式研究让研究者走出了象牙塔，关注实践问题，同时，让一线教师接触到了理论指导下的问题研究，形成了一种伙伴协作的友好关系，这本身是一种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在协作研究的过程中，学校的改善离不开参与人员的投入和承担，不管是内部能动者还是外部能动者，一旦参与学校发展变革活动之中，都要积极地投入，勇敢地承担，外部能动者的理论引领旨在唤醒内部能动者的发展自觉，这就有必要拓展教师的理解，反思其核心的教育价值观，使其对学校、专业共同体乃至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担负责任。外部能动者就要帮助教师由个体的学习者和协作行动研究者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富有创新精神和变革使命的成员。这就是学习型组织理论支持下新型的伙伴协作的4R模式：关系建立（Relationship-building）：大学与学校成员建立愿景一致、平等互惠、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概念重建（Re-conceptualizing）：大学成员重视实际运用的学术成就，学校成员重视具有研究及理论基础的实践，并且双方强调校本脉络下基于协作探究的知识获得与理论重构；寻求资源（Resourcing）：双方积极地扩展资源，将周边的同事、学校和社区视为资源提供者；反思自省（Reflecting）：大学和学校成员

开诚布公、互为诤友,通过反思、对话和分享对理论的限制与误区进行修订,对实践的成效进行检讨,对理论与实践的落差做出调整。从4P模式到4R模式的转型,一方面是伙伴协作由浅入深、由外及里的表征,另一方面是学校变革制度的不断创新。为了真正实现学校变革的目标,大学研究团队中吸纳了中小学教师作为成员,常驻大学从中课题研究,中小学中也常驻了大学的研究者,这种相互渗透团队成员、相互学习与促进的协作机制,对于U—S协作模式中能动者联动方式又是一种创新。[8]

上述三种模式都是理论能动者作为外部能动者进入学校,发现学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引入理论依据,启动学校内部的能动者,使内外能动者联动而形成最大“动能”。学校的变革是艰难的,有很强的惰性及其抵抗力,变革从外部打破比较容易,从内部形成内生力切实可行,能动者中的核心能动者要善于培养能动者团队,使能动者成为联动者,能动者的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由外而内、由少而多、由高到低,最终落实到每一位教师的变化之中,落实到每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落实到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之中,使课堂发生真正的变革,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见图2)

三、能动者联动： 推动普通高中的课堂变革

在所有的学校变革案例中,小学和初中最为成功,而在普通高中开展学校的变革困难重重。普通高中是学校变革中难以变革的“铁板一块”,不管是理论工作者还是普通高中的实践工作者,他们都不相信普通高中的变革,也不愿意在普通高中尝试变革。尤其是高中的实践工作者,他们坚信高中就是拿“升学率”说话,谁都不敢拿高中的“升学率”做实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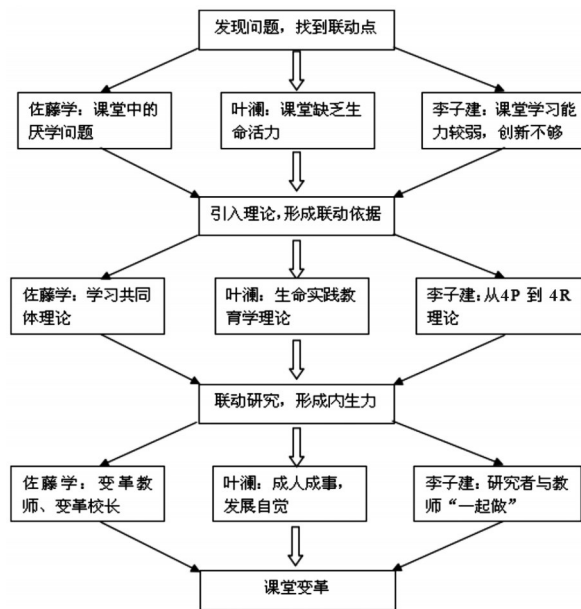


图2 内外能动者联动流程图

考试升学文化根深蒂固的西北的农村地区普通高中,能否通过U—S合作而开展学校课堂教学的改革呢?

学校的变革需要外部能动者的助力,使内部能动者行动起来,变革就有了可能。外部能动者的任务之一便是调动内部能动者的需要及变革的积极性。有一位普通高中的校长,因为在大学里攻读了教育博士学位,他的思想正在受到理论研究者的影响,使他开始主动思考自己学校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于是便作为学校内部能动者的核心能动者主动邀请大学的理论团队进入他所在的高中做研究并助推学校课堂教学的变革。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甘肃省L高中是甘肃省省级示范性高中,也是所谓的优质学校。但是校长深知,所谓优质学校的教学并不优质,高考升学率的提升是建立在大量的师生时间与精力的投入基础上的。如何改变普通高中较为低效的课堂教学现状,校长主动邀请大学的研究团队进入学校开展合作研究并启动了学校课堂教学变革项目。由大学教学研究团队与L高中协商成立专业调查组对学校的发展问题开展了专题调查,包括校园文化论证分析、课堂听评课活动、教师

座谈、学生问卷调查等。

通过调查研究与观察分析,发现该校课堂教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学方法单一陈旧,课堂教学低效。在调研与座谈的过程中发现,课堂教学低效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作息有明显问题。学生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六点半起床,因为学生睡眠不足而导致课堂上许多学生昏昏欲睡,教学低效。第二,校园文化单调。学校缺乏整体校园文化设计,学生所处环境较为单一,学生的活动较少,学校成了单一的升学考试场所,不是学生的生活场所,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缺乏信心和兴趣。第三,课堂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死记硬背与机械训练的学习方法显得陈旧落后。

针对这些问题,内外能动者联动深入课堂,通过听评课活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及解决的途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外部能动者引入了课堂有效教学的理论而给予实践变革支持。为此,经过一学期的课堂研究,联动者提出了大家“一起做”的事。第一,变革学校的作息制度,保障学生在课堂上头脑清醒,让学生在课堂上精力充沛。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七点起床,半小时早操,十分钟早餐,二十分钟早自习。八点上课。中午有半小时午休时间。下午有一小时课外活动时间。保证学生有八小时睡眠时间和集中一小时活动时间。仅作息时间的变革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些教师反对,说什么高中生睡眠有六个小时就够了。一些家长反对,说什么高中生适合在晚上学习,所以晚上不能睡得太早。针对这些问题,理论工作者在学校开展了信息化时代教学的特点、学生的学习方式变革、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等问题等专题讲座,还专门为家长开展了专题讲座答疑,引导教师的家长支持学校变革。通过作息时间的调整,为课堂教学有效性提供了可能性,课堂教学有效或者高效的一个前提条件必须

是学生要有清醒的头脑参与课堂教学。第二,丰富校园文化,使每位学生参与社团活动,保障学生喜欢学校、喜欢教师、喜欢课堂。下午五点至六点为全校课外活动时间,各种文化体育音乐活动全部开放,学校形成三十多个特长兴趣小组,让所有学生都能选择性参与其中,不同小组相对稳定可适当灵活变化。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等体育活动,如书法、音乐、绘画、舞蹈等文化活动,如演讲、戏剧、乐团、义工、宣传、劳动等活动小组。学生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参加各种活动,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又培养了学生的各种兴趣特长,责任与能力。第二课堂为第一课堂打下良好坚实基础。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广大师生投身其中,形成了良好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为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第三,变革课堂教学方法,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联动团队通过邀请特级教师来校开展教学示范与教学研究、派出教师参与名师课堂教学、开展专业听评课活动等形式,变革教师的教学观念,引领教师通过教学方式的变革向课堂教学要质量,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教师投身教学改革的热潮。一些青年教师运用自己所长,引入慕课、微课等高中生喜欢的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的课程与教学,翻转自己的课堂,探索信息技术背景下适合学生学习特点的课堂教学模式,对课堂教学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外部能动者进入学校,助力学校课堂教学变革,是因为学校有核心能动者校长的支持。但进入学校后,学校内部同样存在很大的阻力。首先是中层管理者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不同意在普通高中开展课堂教学改革,认为变通高中的课堂教学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子的,改革会影响升学率。甚至有人认为,高中生就应该少睡觉,高中生适合夜间学习,课堂上只适合讲授法等,对学校作息时间的调

整、校园文化的设计、课堂教学的变革持否定的态度。其次,教师之中,也有人将高中课堂教学改革持怀疑态度。“院校协作作为教育改革和教师改变的一种外在支持方式,其本身的实现并非坦途,而需要吸纳更多的有效教师发展的元素来配合,如方式要植根于或直接与教学工作相关联、内容基于课堂教与学、注重发展教师的专业社群、要考虑组织的具体情境、要强调教师的反思和自身能力、学校管理从集权转向分权等。一句话,只有真正地增强教师的赋权感,使他们对各种教学活动充满信心,那么对教师最终实现其自身及学校文化内在转变的希望才不会落空。”^[9]这时候作为外部的能动者最需要通过引入理论来解决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我们在听评课时发现,许多学生在课堂上有睡觉的现象,访谈后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晚上睡觉太晚。为此我们组织教师们研讨了“上课睡觉去、放学做作业去”的教学沙龙活动;针对学校照抄照搬的“七中”远程在线教学,开展个案分析与批判,决定放弃简单移植模式;针对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厌学严重的现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先找到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经过学校内外能动者的联动,重新确立了学校文化,重新理解课堂教学变革的理论与方法,在有效教学理念下,开展教师培训与样本教学研修活动,发展了一批骨干教师,使其成为课堂教学变革的能动者。

经过一年多的尝试,学校管理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学校富有秩序;校园文化越来越丰富,使学生富有生机;适学课堂应运而生,使课堂富有效益。学校的变革内生的力量来自教师,但唤醒教师的声​​音却来自校外,正是在学校教师的专业成长与教学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学校发展的内生力量,也正是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学校变革的理论与方法,滋生了理论发展的内生力,U—S协作的伙伴关系,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共赢合作,能动者联动的意义在于形成最大的“势

能”并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动能”。即使是像普通高中这样的“铁板课堂”,通过能动者的联动,发现课堂教学中的真正问题,分析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引入解决此类问题的专门理论,生成学校变革中的先锋力量,逐渐促使课堂教学合理有效地发生变革,就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与质量。这方面的探索只是刚刚开始,更多的伙伴协作研究要将普通高中课堂的变革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以打通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咽喉要道”。(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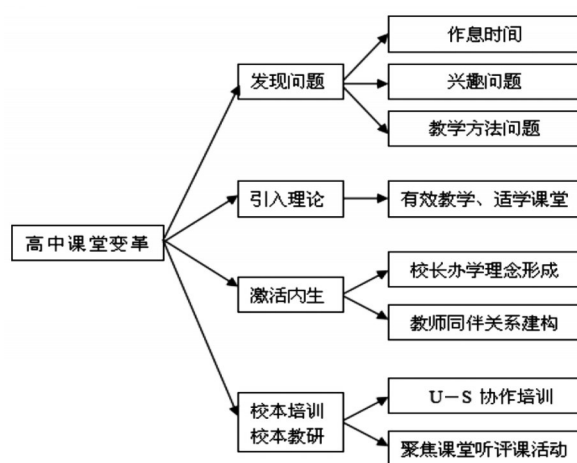


图3 普通高中课堂教学变革流程

学校变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如何找到学校变革的突破口是学校变革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学校文化是全体成员共同创造和经营的文明、和谐、美好的生活方式,学校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实现文化团结。所以,学校变革的突破口是引领教师形成良好的学校团结文化。^[10]也有学者根据对学校变革的种种阻力的分析指出,如果能根据不同变革阶段及时调整变革策略、发挥变革“金三角”的关键作用、实现“U—S”双方的文化融合就会使学校变革取得成功。^[11]众多的学者都将学校变革的突破口确定为学校文化的重建。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学校变革的核心在于学校的课堂教学变革,课堂教学变革的过程就是重塑课堂文化。通过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协作,就是要通过理论能动者与实践能动者的联

动,通过外部能动者与内部能动者的联动,变革学校课堂文化,从作息时间、课外活动、师生关系等的重建来保证课堂教学文化与整个学校文化的一致性。再通过课堂教学方法的变革审视学校课堂教学文化的核心内容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基本上讲,就是要变革升学考试为主的“应试文化”,倡导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课堂核心素养文化。在近十余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堂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与国家推行的教师培训计划及校本教学研修有很大的关系,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文化从根本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及课堂教学还浮于表面,没有深入教师的观念与行为层面,课堂教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学校整体的文化追求还没有变。未来十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点将在普通高中。鉴于此,在进一步推进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之前,通过学校内外能动者的联动模式来探索相关经验,对于深化高中阶段的

课程与教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佐藤学. 静悄悄的革命——创造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综合学习课程[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3. 5.
- [2] 阿兰·图海纳. 行动者归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
- [3] 佐藤学. 建构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J]. 中国德育, 2007, (1).
- [4] 叶澜, 等. “新基础教育”成型性研究报告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9—33.
- [5] 叶澜. 基因[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3.
- [6] 叶澜. 回归突破: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36.
- [7] 叶澜. 新基础教育: 唤醒内生力的深度解读[J]. 人民教育, 2016, (3—4).
- [8] 李子建. 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式行动研究: 从4P到4R[J]. 上海教育科研, 2007, (8).
- [9] 卢乃桂. 操太圣. 论教师的内在改变与外在支持[J]. 教育研究, 2002, (12).
- [10] 张东娇. 学校变革压力、机制与能力建设策略[J]. 教育研究, 2016, (9).
- [11] 李伟. 陈红艳. U—S式学校变革成功的阻碍及条件[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6).

A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Interaction Relation of U—S

Wang Jian & Wang Lizheng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S) is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On the one hand, U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actor, but also an external driver in school reform which has theoretical advantages and transforms theory into school reform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S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actor, but also an internal driver in school reform.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 between U—S generates endogenous power,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but als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or example, professor Sato Manabu's School Community Theory, professor Ye Lan's "Life, Practice and Education" Theory, as well as "4P—4R" Theory of professor Li Zijian, have played vital roles in school reform. As for the problem of senior high school classroom teaching inefficiency, we can try to adapt the reaction relation of U—S which can generate endogenous power by transforming teacher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n completing the overall comprehensive reform.

Key words: school reform, classroom teaching, initiator, actor

Authors: Wang Jian, Direct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 the Yangze Schola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Wang Lizheng, doctoral student of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责任编辑:金东贤]